

紅樓憶往 ■ 璿璿

瀛苑副刊

一到這的遊客，幾乎個個的首要念頭就是衝到三樓咖啡廳的陽台，飢渴地想把對岸的觀音山、西北方的關渡大橋、東北角的出海口盡收眼底。然而，依舊波光粼粼的淡水河，映照的卻是不一樣的紅樓……。

很難想像，入夜後燈火輝煌的紅樓，曾經如棄婦般地靜靜佇立在老街的一個幽暗角落裡，獨自落寞地望著淡水河，四處蔓延的荒草是她眼裡的淚，偶而傳來的稀疏狗吠聲更增添幾許她身世的淒涼……。

回想起多年前剛進大一時，熱心的學長帶著我遊覽著淡水古蹟，我們躡手躡腳偷偷地偷進這個眾人口耳相傳的紅樓——一棟在「滬尾」貿易鼎盛時期由富商所蓋的豪宅。抱著十分期待心情的我，卻只見她荒煙漫漫、雜草叢生，心中不禁唏噓，但從佔地極廣的巴洛克式建築，仍可想見她當年的風華絕代及屋主雄霸一方的豪氣干雲。只是，就像滬尾商業貿易的逐漸沒落一般，她也在洗淨鉛華後漸漸地被世人所遺忘而隱沒在歷史的洪流中。

老一輩的淡水人或許還記得這棟紅樓的興衰，但來自異地到此求學的遊子，或隨著捷運開通而帶來的大批遊客，可能極少聽說過她的存在。當初的紅樓因商業鼎盛而建，而今日的紅樓也因捷運所帶來的商機，重新裝潢成餐廳。隨著開張的日子一天天的逼近，當年初見紅樓時在心裡所烙下的印子愈來愈清晰，想見她重現風華的心也愈來愈強烈。

約了在雜誌社當編輯的好友威銘同上紅樓，走在老街的我們，心情一樣的雀躍，一樣的期待。在真正到達紅樓之前，還有一道長長的階梯，每走一步，「近鄉情怯」的心情就更濃了一些。

「這真的是我當年所見到的紅樓嗎？」再見到紅樓的我，不禁在心裡漾起了極大的問號，顯然地，潔淨經過規劃的花園早已取代當年的荒煙蔓草，重新修整的樓面也一掃往日的淒涼。隨手拿了簡介，看了看一樓的中式餐館，就步上二樓參觀，經營這間餐廳的人算是少數有良心有文化的，能夠如此不精打細算地把二樓參成了導覽室來介紹紅樓的歷史。

紅樓融合了中西式的建築，所以在西式的主體中見到古時的門門倒也不是什麼特別的事，但這樣的建築仍舊吸引了我的目光，像小孩剛見著新玩具般好奇地頻頻玩弄著，好不容易才在威銘的催促聲中步上三樓的咖啡廳。或許三樓是加蓋的吧，我這樣猜想著，因為印象中的紅樓只有兩層樓，但能更上層樓欣賞美景倒是件樂事。一到三樓，只見躺臥在對岸的觀音山清晰地映入眼簾，威銘跟我很有默契地同時衝到偌大的陽台上鳥瞰四週，原以為只有我們這樣玩心不減，沒想到隨後而來的遊客皆是同樣的舉動，或許是美景太吸引人了吧！而服務生也似乎早已習慣遊客這樣的誇張動作。

找了個靠窗的位置坐下，點了水果茶和糕點後，就將原先早已準備好的生日禮物遞給威銘，在威銘驚喜拆禮物的同時，我望了望波光潑潑的淡水河，思緒瞬間似乎被帶回了過往……。只見大批商船由遠方漸漸駛進淡水港，五顏六色的旗幟將河面染得萬紫千紅，叱吒風雲的商賈站在這居高臨下的陽台上，意氣風發地觀看著搬運工人忙進忙出地卸下貨品，港口交頭接耳、討價還價的買賣聲正與人聲鼎沸的街景相互輝映著……。

「妳又在發呆了！」威銘的聲音把我拉回了現在，吐了吐舌頭，對她報以調皮的微笑，並隨手拿了妳剛買的凱西筆記本，寫下了「何其有幸！能在古時富商的豪宅裡遠眺美景；何其有幸！能與好友威銘共飲水果茶，悠閒地消磨一整個下午。生日快樂！」認識威銘多年，渡過了許多難忘的悲歡歲月，有時仍會想到她和另一位好友鈺雯，在我第一次失戀時，特地從基隆趕來淡水，手拿著一盒熱熱的PIZZA，在滂沱大雨的寒冬中，被淋得全身落湯雞，按了門鈴後才知道我因傷心過度而臨時回台南老家的那副模樣，心裡常想，「有友如此，夫復何求。」這段友情該會像陳年好酒一樣地愈陳愈

香吧！再見紅樓，心裡不再是淒涼的美感，取而代之的是滿滿的幸福，望著逐漸沉入海底、尚在天邊泛起一抹殘紅的夕陽，嘴角不禁漾起了微笑。

2010/09/27